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容春堂續集卷十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謄錄監生臣王永年

容春堂續集卷十七

明 邵寶 撰

書簡 五十首

書簡

與浦文玉書

三月初聞報音以久屈少伸甚為桂巖喜之既而以桂巖之所抱負與僕之所期望者竊論之則又有未滿焉然尚有一著在吾知吾言之不終負也世卿企説起明

還三辱手書雅惠極感愛念會老母疾甚賤疾亦發作雖嘗薄致賀忱并短柬託令郎附上然亦遲矣其退計將遂但衰颯閒居平生知已如桂巖者又遠在天上言而無質倡而無和其為私恨亦甚不淺或者桂巖亦有此意邪省著實而留心嗣事謹聞命矣學史未敢出竊效古人三瓦不成之意高置之閣幸勿語人以重吾過也殿元之報秋中側耳以聽聞有良便力疾布此亮之亮之令郎道徽自高第後區畫應酬縝密持重學問之

名盃著恐所欲聞餘惟為斯文自愛不具

辭暢倶致鄉飲酒饌簡

昨辱遣庖人致鄉飲之饌某以禮以義不當與於斯燕而敢受斯饌哉輒巳返飱敢此附謝所謂禮者以分所謂義者以徳不敢為虛讓也某庚午致仕還高大夫嘗名之某有詩辭之非今日為然也亮之亮之

上洪洞韓司馬

去秋巡按東君過敝邑某方卧病東君固欲相見親至

內榻首稱執事垂問勤惓諄諄藹如復侍几杖其也不才昔忝屬吏之末違遠以來愧負尊教多矣而先生長者顧猶記存如此哉感極生愧莫可云喻茲因東君還朝輒附謝忱外初聞東君言感而有述別楮稿呈幸覽而擲之餘惟為天下愛重以享平格之福謹啟不宣

與吳輅

昨聞瀾庵言汝乘欲以令弟墓銘見屬在世交固所不辭但此文當令翁自為之蓋父子之情青年夭折深痛

極悲與夫幽行細事行於家庭而未露於外者皆非他人所能道也古之人如昌黎之於滂挐今之人如西涯之於先同皆自為之其文故在讀之使人悲感非自為之何以至此幸以此意達諸令翁揮筆成之於恩於義於是乎盡吾初聞葬期即意其然矣非今日欲辭之而故為是言也亮之亮之

復顧與成書

昨辱枉顧言及推封之典此莫大之恩為人孫曾者之

所深願也但僕以老母衰病不得已而有乞本求終養而蒙許侍養越八年即家而進尚書再辭而存問及於老母前此皆未之有也某也庸陋方以叨竊為愧為懼而敢復聞此言乎執事之意厚矣盛矣已銘之心矣顧更勿以為言倘有言者亦望止之先曾祖存一先生博學守禮鄉人至今誦之千著令而叨異數九原有知其能安乎昔劉東山忠宣公官三品時其子自家致書求乞恩廕叙公笑曰此固國典然待賢大臣及有功者吾

豈敢哉其時在坐未嘗不歎服也況若今日之事出於著令之外者哉其則何敢其則何敢亮之亮之

與吴廉訪書

前日顧與成所云推封之典所謂不得不可以為恱者是日至晚而見定明日始決辭之愚意具復與成書今録奉覽恐執事之在念故也為人臣者不以非所當得而加於君是為忠為人子者不以非所當得而加於父是為孝吾讀春秋聞之素矣雖有他説不敢聞矣不悉

奉寄司寇見素公簡

顧郎中還領詩教繼而林僉事至特致垂問之命先生何惓惓於鄙人也起居之餘敢附以謝聞寓朝房言者曰不久將復辭去先生以禮義為進退風采動天下行將納約塞違上輔君德言人之所難言不特邦禁是治其於邦禁必將信道詘邪執人之所難執以荅天下之望不久之志其必不然其不敏敢附以告惟先生亮之老母過夏無恙先生之所欲聞也敢附以聞謹啟不宣

答王郡公簡二首

答書後舊患濕氣忽發作閤足據榻乃得卒業公詩遂一一批評如別録謹以附納公古循吏也故其為詩往往上希古人凡此諸作有近杜者有近盛唐中唐者有近宋諸名家者晚唐及元人無有也但中間時出今人句語有志於古者宜一切去之以求近古一字未鍛必鍛之一句未調必調之久久成熟有不為苟為之當前無古人矣雖然選詩詞意有不可入歌行者歌行詞意

有不可入律詩者蓋古今之別如此以古入近體可也以近體入古無乃病於雅乎高明於此聞之熟矣某辱知已不敢不盡愚耳諸所批評亦惟率一時之見信之疑之皆不可輕亮之亮之

又

再辱誨劄仰見惓惓愛厚之意康侯之說可謂老成長遠之慮矣但止不分門路亦未足繫寺僧之心須買田數畝與之俾日供灑掃歲任修理申之以官法重之以

刻石庶幾可久耳二門已完完呈亦遞縣矣雷丞攝篆政頗可觀民亦頗服吾正不欲以此擾之彼亦相知者多吾之不欲擾之亦猶不欲擾執事之意也昨至山中口占二絶附上一笑擲之門刻之作専俟發下以圖嵌石於壁此則千金之惠也至懇至懇外舊稿數首附覽亦可一笑耳不具

復李巡撫簡

即日惟台履清勝甚慰瞻企風雨之變事關天下而江

南尤切執事江南之司命也諸疏所陳具也望之久矣茲領台翰及副藁深合愚衷固亦輿論所在也讀之起敬讀之起敬水功告成民得息肩矣而執事猶惓惓在念譬之用刑其所謂得情而哀矜勿喜者乎仁人君子之用心固如是哉所諭輓詩當勉執筆詩成之日容具藁上使旋輒此奉復伏惟亮之不宣

復雷少府

家童還聞欲有所處以為巷門之助者盛意深感之但

執事以京朝官左遷外邑今奉臺檄攝我邑事操持施設甚服人心吾方望其大振治官之體以警流俗豈敢以山林迂僻之事重累清德而招怨取謗於人哉一夫一物不敢相瀆實以是故處助之念幸默已之若已施行而僕辭免焉又恐仰拂尊意不若泯於無跡之為貴也自丙辰至今三十年間僕以興作辭於官府者多矣今書藁具在別楮奉呈如賜覽觀則知吾今日之言固平生之志也亮之亮之

東喬太宰

自執事入朝逾年僅再奉啓實惟邦治政繁不敢溷瀆之故非傾仰之情殊於留都時也高明必能亮之近者福建僉事吳昂還自進表備述垂問懇欵感慰之餘因舍親夏如山便輒此布謝老母衰病殊甚但餐進碗粥是以僅延喘息其也無能為力日深愧懼不敢不告壽藏石門將成欲乞大篆埃德之邱如碗口大四字以為千古光重不知近來亦執此筆否破例而慨惠之託九

峯公寄下至懇至懇餘惟為天下珍重是祝

復馮廷伯柬

讀筠谷賦知公之才之雄偉奇麗焉讀白沙言纂序知公之識之超邁圓融焉讀元始剩語知公之精思妙契種種出人焉公之所稟何英邁宏濶如是哉敢不欽祗敢不避席青燈獨對輒敢提之鈎之命家童楷注原藁以復有一二鄙見亦不敢不附也太極之論大矣朱子曰萬物體統一太極又曰一物各具一太極知其體統

又必知其各具者而後太極之理可全也儒者之論固如此為佛為仙亦存乎人而已矣固不必强而同之也高明亮之若欲刻梓以傳則纂要序宜首焉筠谷賦次之要語序又次之野朴序又次之南海短跋不録可也剩語更須參伍考訂複者去之前人所已道者去之雖未道而言涉戲侮經傳者去之言不必多惟其精妙而已矣况謂之内學方厭多言政不宜如是喋喋也雖然此自鄙見而言也不知高明以為何如

東少師石齋楊公

某罪逆深重不自隕滅上累吾母久病纏綿竟至大故仰負聖明曲容侍養之恩優賜存問之禮履地戴天無所喘伏顧以送終事重不敢即死茲將以冬十月朔勉圖襄事惟是闡幽發潛託之貞珉以為不朽圖者舍大君子有德於不肖者又焉告之念惟昔者嘗以先人隧道之碑干於下執事矣母以坤從之德不敢立碑亦不敢再有所瀆倘辱惠念愚誠俯廑大筆少采吾母事行

於先人碑文中畧著數語俾合祔之後同垂不朽其也不孝之罪庶幾逭萬分一而執事之大德真可與生成者等矣荒迷中言不盡意謹託舊僚孫九峯及吾姻友秦國聲代道衷懇伏惟亮之外具菲儀不敢言禮惟以侑緘而已更希叱納某無任悲哀惶迫之至謹啓不宣

復莫蘊卿簡

令兄繼令母夫人而喪賢昆季為服甚難禮曰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又曰三年之

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此皆謂既葬且練者言也今母喪在殯而兄喪繼之恐難從其説聞既製齊服而哭之矣則反斬衰之服禮也喪既有主藴卿等乃衆主人耳況古人拜賔不必於殯宫為衆主人者拜於外寢之前可也惟有事於兄之殯宫則服齊衰畢事而出則斬也固其所也服反則杖在其中矣非拜弔兄之賔杖烏乎而可去也男子重乎首則要絰為輕或畧倣古人輕者包之意帶齊

衰之帶弔賓已則止其亦可乎昨會南沙令叔亦嘗以此告之兹得書問輒以為復初聞令兄喪時吾不勝世誼之感至今猶怏怏無已哀次中弔書未敢發也亮之亮之不次

請銘於守溪王公啓

春中辱枉駕弔奠先母不勝哀感之至兹者墓事苟完卜以冬十月朔勉襄大事惟是幽堂之銘必得名世之筆足以信今傳後如執事者庶幾可為先母不朽執事

以斯文垂念引進於其者多矣久矣去歳貞節之碑之請既獲不靳於母之生前發潛表微寧忍靳於死後而不以慰不肖之望哉昔韓昌黎於太原王公既誌之復碑之不以為煩先母雖不敢上希太原而區區借重執事之心固不減其子之於昌黎也敢援此以瀆惟執事矜而圖之荒遽不次

答毛夢皙

日吾之請文於令先大夫三江公也實以公名德文章

重於天下而蘇常比境有同鄉之義焉且昔在文正公門下相與周旋數年知我實深誨我實多先母之表固有不能不屬於公者既發書而聞公疾蓋日虞之鳳山公書至則亦謂然未幾鳳山又託其撫州凡語我曰公雖疾一聞吾言即慨然許之方用自慰家童書至自京師謂公得請南還書幣投於楊村舟中於是日問郵人將伺過此衰絰申懇於舟次而吾友夾馬營之書至矣烏乎公之不壽天下之慟也吾文之不得命也而何忍

聞幣之返哉況病間而諸鳳山力疾而道受吾書公情厚矣雖文未刻石其刻諸吾心也深矣吾友雖致之吾其能受諸請遂以為賻既面語使者恐其未能悉吾言也輒此為復喪三年不弔禮也吾將附諸曾子子張之義望柩而一哭焉行即至矣

寄陳郡公

近辱臨弔不勝感慰苫次中姓名不祥不敢具狀稱賀已面謝不敏矣側聞初政嚴重為民造福之地端在於

此即日江南恒暘極矣執事遍走群望祈禱精誠吾民罔不聞知罔不感戴更乞留意於囹圄之中察其疾病淹滯各為之所勿謂一人一事不足以上干和氣也況小小災傷奏報尚宜早行如此大災郡縣親民各宜徑奏若待申達撫按總類轉奏不無遲延致誤覆勘緩不及時民病日甚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執事以古道治郡其雖憂居輒犯禮法私於下吏惟執事推廣而速行之吾民幸甚荒遠不次亮之亮之

簡巡撫李司空

即日伏承都㫌經臨敝邑𦤎竊伏苫芐加以旱毒之餘瘡瘍為患不能匍匐道左稽顙百拜以謝前日臨弔之德敢謝不敏執事憂勤為國雖無時不存諒未有如今年者今年之旱耋老之人之所未識也始之一春之無雨而三時之無雨繼之六月之無雨又繼之故至有近秋不蒔者近秋不蒔則終不蒔而已矣地去河遠車戽雖勤而水不能達智窮力盡坐以待荒此豈人之情也

哉是故瀕河之地尚有可觀跬步異狀至數百步而極矣罔麓不必論也執事其必聞且見之矣伏惟大展經國之策大者疏聞待報小者便宜施行少紓東南億萬蒼生之苦以救國家所謂財賦之區者其奏報分數必從實而極言之以為計司蠲減之地蓋凡益之道必自下始執事其計之熟矣而區區復以聞者老生常談固事理之所在也其近憂先妣襄事而遂及於遠者大者不於執事告而又誰告哉越冒禮法悚仄尤深伏紙惴

惴

復鳳山司徒

家童回伏領台翰捧讀之餘再聞口述尊諭知執事體念我苦情自一人以下無不為之懇達委曲周至雖一時詔旨縣以大臣體面未遂所圖而感德之私則無窮極成我之恩與生我等公之謂矣然天下無不拜之官而積疾在足無不扶之拜除闕謝陛見決不能外只南京望謝諸禮亦難勉强此情終當再凟九重始終成就

不能無望於執事也令郎來輒此道謝北向長揖以代百拜伏惟亮之

復毛司諫式之

近辱枉顧以郡公意命作道南書院記此文題目甚大非所敢承而郡公及執事之意至專且切又不敢不承也況病餘情緒尤難勉强別後即執筆具稿凡三易而未能成章兹用録呈顧與高明圖之幸指索疵瘢明白示下俾稿出之後不為大方取笑是亦執事事也若但

為形迹不肯見示則豈所以望於執事者哉正學編節略編次得體只如此刋行足以為書院增重不必廣求詩詞效時俗之態反損雅正之體也凡書之刋不在多寡求其允而已矣秋暑作惡力疾草草不共備幸惟亮之正學編節略小引序事而又嚴正暢雅誠與題目相稱三復之餘竊有管見輒具于後請尊裁之

東管明府五首

今日辰刻傳言執事將行重陽存問之禮於僕斯禮也

春初朱巡按士光有疏為我代請休致所乞恩典數事而存問與焉疏既上而本郡公文至臺乃以即吉行郡致餽其詞亦曰存問既而報下未允則所乞恩典皆未宜舉前所舉者謂一時之事可也而可繼舉之乎執事乃以令節欲再舉之意則盛矣於禮於法斷乎不宜其若以重違邑主之意勉强受之非所以敬君命守臣節體憲檄之道也有識者其謂某何倉卒聞命未及致詞亟遣家童往見執事以情告焉乃蒙俯聽終賜停止君

子愛人以德其執事之謂矣敢不敬謝伏惟亮之

又

昨得司徒泰公寄至災免抄呈仰荷聖天子軫念元元深仁厚德江南之民可以少蘇賢大夫憂民之念可以少慰矣但有災而詳懇以上者廵撫廵按之事也奏下而議擬覆請者司徒之職也聞災而即為減免者聖天子之恩也今恩既下矣則斟酌派撥重重輕輕各惟其當務俾下有實惠上無虛施舍賢大夫其誰望哉大抵

人各為家惟知利己不顧損人避重就輕百巧千奸無所不至惟賢大夫誠以求之明以照之而留心其間庶克有濟不然而以常例施行吾未見其可也此外更望推廣德意凡百皆從寬儉以成朝廷矜恤之惠此則不敢望於他有司而獨有望於賢大夫者賢大夫能不留意哉所謂從寬者如避差追徵之類是也此等奸民固為可惡懲之固宜但歲當荒歉徵雖不同同出於民寛於此而急於彼民之不堪一也倘察院問及以此為對

不亦可乎巡按公既肯懇切為民抗疏其閒此言當無不聽矣所謂從儉者如往來供饋之類是也敝邑不幸路當衝要往來使客既要人夫皂隸又要支應下程此賢大夫所熟見而深患之者也但人夫皂隸勢不可減而支應下程或可從儉此亦遇荒節用之一端也凡為有司者皆難而進士為州縣者尤難觀望之下蓋以言乎禮貌太簡則謂之傲太恭則謂之諂以言乎禮物太輕則為之嗇太重則謂之奢退有譏言往往而是其嘗

為州素知此苦敢不以告凡此二者惟賢大夫留意焉且九月上旬災議初起民心惶惶而巡撫又有别意當此之時某以病居鄙人雖不敢上告天子而下告司徒告巡撫告巡按告郡守告賢大夫遠託筆劄近託話言無所不用其情今既得請何敢不再告哉賢大夫朔望垂訪禮意加隆於不肖者至矣某雖衰朽能不知少答雅意哉况避差等項寒家所無固亦無嫌可避也於此不言則謂之何惟賢大夫留神聰聽焉賢大夫春秋鼎

盛聰明過人燭奸則奸不能遁其情發弊則弊不能匿其跡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此其時也他日立朝而追論及此豈非一盛事哉臨楮惓惓外聞虛庵郡公訃數詩代哭別楮録上更希覽教餘不及悉

又

昨辱惠陳公墓誌二幅并烏薪八包時以久陰不曾到先太淑人墓所處分墓道事衝泥一行未得面領然感激則深矣輒此奉謝是日在墓門忽見壽官六人者跪

伏乞哀其細思之此等老人增年冒寵固為可惡然必須揭查黄冊一冊不出至於二冊二冊不出直至初報冊之時必可見矣若洗改之迹尤為難隱如此施行乃可懲奸弊以絶後來蓋奉詔優老題目甚大況有巡按批詞此亦為政者之所當謹也某在許州嘗如此一行除真正者外革去數人承知愛之厚輒敢奉告可否惟命不敢必也

又

其所撰文襄公頌輒用刻石敢以墨本呈覽幸有所教也更希命督工者嵌諸祠壁萬萬更有閒事附告西城裏門用木槳駕勢將傾壓行人必有當其患者南門跨塘橋券傍傾卸二石亦將傾壓失今不修必至大壞阻滯運舟他日大造不惟所費浩繁而作壩甚難運舟無處轉行此二者皆當先事為之西門且只拆去如南門可也跨塘橋須尋巧匠有機力者設法修補亦可支持免倒某先墓在惠山舊居在南門每肩輿出門中小舟

過橋下心甚危之故不敢不告也以此時而談此事迂僻可笑惟聰者能聽之耳臨楮真切

又

鼠雀之事重誣我賢大夫損我政體深為可畏然小人之害君子猶君子之欲去小人也此固常勢無足深論而扶陽抑陰持憲者當自有道其於執事之盛德善政亨途榮進烏能為累哉昔者某在許州嘗兩遭此方伯陸先生手書下慰以為君子進德之地而面告廵按則

頗為其出結狀昨蒙下顧已述以奉告矣兹敢申之惟循常以理庶政安静以鎮群心具情狀申開以破奸諜整卷籍案候以備旁照此亦君子所以應小人之道也此外必有乗機歸怨於人邀功於已者此則當嚴以處之善以答之如曹參之待客飲以醇酒勿聽可也賢大夫持已有守有為治民有禮有法今亦豈無知已如陸方伯者哉高明於此必有定見而某猶以為言者詩人愛莫助之之意也亮之亮之

東費少傅鵝湖

春間家童還自都下領教劄伏承執事知某衰病苦情力賛聖明凡所以成吾之退者周悉深至誠所謂生死肉骨者也雖以區區誠欵未能格天而某感念盛德如實遂所圖者雖百口不能罄心之所藏也某之艱於拜起實以正德癸酉中風所積非若他人暴感濕氣而然老醫云年近七十血氣既衰病踰一紀血氣已定如此行動直至終焉而已若欲趨走興俯如中年時雖有三

年之艾其如彼何哉今雖未敢遽陳而決難就列自知甚明自分甚足繼自今所望以終成吾之退者非明公其誰也敢不敬謝撫按繼上二章因親見重腿之狀故其發於詞者體悉甚至但所乞恩典太過其分而巡撫又以草茅撰述輒瀆聖覽上懼得罪下恐貽笑自聞報以來悚仄無措幸賴聖明在上不加譴罰皆明公扶持之力也敢不再謝即日秋暑凌人蟲災傷穡衰弱無聊因馮生便輒此附答以布下忱伏惟亮之謹啓不宣

答朱巡按士光　八首

承專遣郡掾齎手教及災傷奏稿見示急讀一過言言為國字字為民而筆力又足以發難寫之意古來柱下史觀民風者亦不是過九重必重起南顧之念矣十四日顧郎中與新去巳曾具柬并蟲圖達鳳山公渠家正坐災重之鄉經國之餘能不留意乎朝廷所倚賴者撫按二公此而不信又烏乎信但不知撫公意如何耳所示觀海集及九日遊玄墓諸作詞意古雅風韻流動真

足以上追古人何政事叢脞之餘有此高興也才力之優一至是乎病夫於此不啻一頭地之讓矣容細讀過再柬以復且來使備述至意禮貌勤渠又足以窺愛念之至適因先母墓柏屏傷壞乗舟往視晩歸匆猝草草附謝不盡所懷幸惟亮之

又

數日前承示湖上佳章復書後三復之餘不勝歛衽大抵諸作皆出入盛唐老杜直逼宋人高處元人纎巧之

習脫畧殆盡但聲調之間更須留意則美善兼盡矣此一得之愚莫助之愛於知已處不能自已者亮之亮之敝府蟲傷事承懇切上聞再讀疏詞孰不興嘆孰不興感如此年分徵免遲速係乎朝廷者既未可必而催科寛猛出於官府者又未可期調停鎮定存乎其人不知郡守朝覲可以援例一奏免乎以愚觀之災傷之疏前乎既懇則後乎此奏似不可無也偶有所見不能不言葢亦郡邑諸鄉士夫之意而民情之公也惟高明裁之

外讀湖上諸作一詩附錄清覽倘辱和章尤出望外餘不多瀆

又

即日辱遣吏齎手帖并佳作見示見為民之誠心焉見哀死之厚德焉見善善之餘意焉諷詠之次不勝感念佳作與鄙作即圖以小刻成冊傳諸人人用彰陳守重於觀風君子也如此亦足以見激揚之一端矣秋糧寬免之餘承留意派撥數郡生靈之幸也輒此附謝載讀

著存録又見世德之遠紹成之美顯揚之篤雖不文能無言乎但須分與一題庶可專心思慮交代既緩當盡愚以復也卷冊俱如命用印章付去吏幸檢納之餘不多具

又

遠辱專吏以草書高和送行諸作見貽世誼夙心具見於此深愧衰老無以稱所奬借耳諸所更定皆出人意表而翰墨超脱起筆住筆皆不費力其得于淳化帖者

深矣但此帖於今絶少佳者清江若大典嘗云戲魚堂帖尤佳不知吾友曽見否乎所謂杜句者謂詞意之佳與杜無異猶曰唐句宋句云耳昔人有誤書舉燭而讀者以為高明薦賢其此類邪然三復誦之益見佳句之高邁矣嘆賞無巳無巳跋語情意藹然筆力健爽實與詩稱而推重太過令人益不敢當吾山益高吾泉益清其有頼於斯乎多言不足為謝也數日陰寒中人甚難調理佳卷尚未書得臨楮惓惓不具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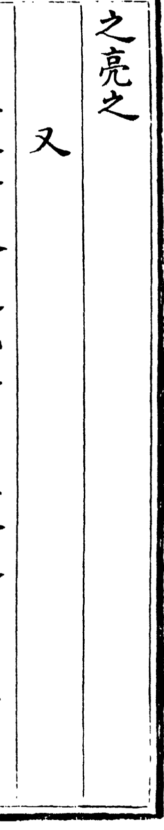
承惠酥橘皆珍品也重以手翰垂問兼示下顧之期感感不可云喻但初二日是東川郎中發引恐不能久聽清談僕欲肩輿往送其喪至西門順路徑至二泉精舍焚香煮茗以候之清談竟日而返是日不必至我冉徑也臨行時再當一屈觀我容春精舍不識何如捉船害人商賈不通地方清野某在家數年目實見之而無可與言者軍人之弊又為漕運并侍郎寄圉時所廉問而

知者今讀奏詞深切軍民之弊一舉而貽惠無窮若部中再能推類施行以除運軍債累科擾之害則軍民誰不稱快哉奏到之日鳳山公必有所處其亦當致莫助之愛也東川鄉賢之舉諸生曾呈本學不知學中公文曾徹覽否此機會不可失也遣官送喪更希留意餘不多具

又

承虎骨之惠即日與諸姻友共觀之且嘆且駭以為山

林間有此惡物其有識者則謂巡按公於異物且然況
醜類在吾人者乎其能驅除無疑矣既高懸臥房前以
辟妖邪待其肉盡骨乾計較作枕是夕偶得小興遂有
所作如別楮方圖寄覽而趙令送蘭使者適至乃具稿
託焉一覽之餘當有益我者矣聞趙令懼於威重或因
香草為我一少霽乎彼知香草之可貴或亦改過之一
機也昨刻工何球去曾附上片楮計已到矣凡諸公事
皆不敢與聞除害去惡有賛無阻此區區之素志也亮



之亮之

又

某再拜匆匆一會遂成遠別莫能攀送柰何柰何詩曰愛莫助之某之告子者惟誦此而巳老病人扶再拜難少陵此言若為我設決不能居官明矣況口角垂涎甚至汚鬚沾襟如此態度尚可自取厭惡於人乎故人知我者雖有之然未有相照以心如子者也還朝立臺端凡可以成吾之退者幸加之意焉以終去歲特疏之意

萬鈞之力於是乎在非不知薦舉之多可以得聲名題覆之重可以得恩典然此二者縱得之亦無益於病體與老獨今皆不復望矣惟蚤得休退凡百可以自遂耳非士光莫可告者亮之亮之代公者許道長先生素不相識不敢望公之愛我得因公而知我之志足矣然亦不能無望於鼎言也臨楮惘惘不具備

又

春中方得憲節渡江之報而邸報繼至文章政事風節

才望如吾士光當得超擢而顧以資格序遷士夫聞之莫不失望不特相知者為然也越兩月乃得吏田春寄至手劄并途中諸詩知已了繼室事及抵家百凡平吉為慰出處事亦大矣士光人望所屬於此未宜草草也湖南徐都憲用和亦自中臺出守淮安不五年而遂巡撫其地若以功名論之亦豈久妨賢者路哉賢者必有所處矣春殘動履更崛强正合人言脚頭遲者而流涎不止老態病態於是為著得吾友為世道劾力吾衰亦

有光矣千萬珍重董新昌便輒此

與趙秀水

遠辱遣使齎厚儀申少陽祠記之請雖不敏能不終前日之諾乎但積疾畏勞且冬月傷熱不能近筆硯且少陽人品甚高此文體面甚大須放寛限從容了還庶遠不負葉公近不負吾子也人旋輒此奉復

謝管令遣庠生來請鄉飲

適承諸公枉顧以賢大夫管侯之意欲請僕與鄉飲酒

者聞命悚仄未知所對退而思之斯禮也正德庚午某以都御史致仕還自漕臺縣令馮侯嘗請之僕以德不敢當作詩謝焉既而請侍養歸自户部積疾家居縣令暢侯又嘗請之其辭焉以書不惟以德之不敢當而又以分之未敢與也二侯聽之其事皆止今某以分則非馮侯之時以德則猶暢侯之時也而加之積疾重腿平居見客一拜猶難若欲揖讓周旋於賔介之間以稱禮制必不能矣雖賢大夫不遺衰老誠意懇切至勞二三

君子即我病榻致殷勤焉在其則何敢承之諸公知我久矣而前此之辭也皆所習聞者也幸為我轉謝不敏焉不録偃蹇之罪則病夫之幸多矣邑博兩先生亦煩道此意萬萬前言面告不盡而繼之以此亮之

與游少尹

向浼瀆令族弟買壽木兹特奉價幸為致之木須真正老辣當風馨香入水沈重此其槩也諒令弟必能為賢友用心賢友必能為我用心存乎心目之間者豈吾言

所能盡哉但以義言之其價不得過先太淑人之數此固吾人子之道向已面告矣亮之亮之

謝令君送賓興燕儀啓

即日伏惟呦呦鳴鹿既隆秋試之賓筵渺渺摶鵬復重春闈之勸駕凡玆盛典皆出賢侯某也衰朽餘生乃辱寵名齒當祭酒而德不堪勝心欲登堂而力未克副方懷深愧又辱盛儀既勉拜嘉敢忘趨謝未任奔走聊托簡書冀原偃蹇之大愆以成靜退之小節謹狀不宣

與萬汝信提學

遠辱專使見問重以厚幣且有乙酉二録之寄故意藹然豈勝感念秋科得人方賀教道之振而惓惓之懐且以士風浮靡欲還之淳樸斯言也其為吾道幸也大矣夫内外本末之辨豈難知哉轉移感動之機固有默寓於聲色文字之外而不拘拘於條格標目之間者矣且浙東西十一郡俗以地殊亦以人異抑揚進退隨材成就因時變通此其為功可以歳計而不可以日吾友當

自得之兩浙提學前有崑山張公後有華亭張公吾聞之而未得其悉彼中故老當有能言之者吾友亦可一訪之乎立賢無方此自古第一義也請為吾友一誦之吏索報急匆匆附謝兼布區區臨楮真切千萬為斯文愛重不悉

與勳姪

向所見批點禮記集說端直精密種種不苟深嘆有學者之意今以容春集二冊煩一批點之圈抹諸法唯意

所適閒居對之亦可一消豁也

奉東巡撫陳公

三月初伏蒙枉顧儀物兼隆情誼藹然無異疇昔曷勝感激别後因鄉事避嫌不敢奉狀起居衰病閒居分所宜爾雖涉於疎慢不敢逃罪也頃辱賜鈞牌假舟求醫事未能遂切念撫院公文久滯在篋於跡未安謹託縣官封齎繳納因寓啓事以謝不敏伏惟鑒之外文襄公頌新刻一紙附上請教公祠與吾書院鄰並書院中忠

定祠癸未歲蒙梧山公撥賜門子一名而公祠尚缺贍見匆匆未及奉告如蒙鈞命量加撥給有慰吾民遺愛之思向者都元敬之喪執事惟以顧華玉一言即以鈞牌從事不待有司申報華玉為吾道之深賛盛德今此事能如此施行更覺優重其病足日甚不惟起拜艱難而越檻下階亦須攙扶老衰之狀可畏可嘆非復相見時之比矣惟公愛我敢不一布餘惟為國為民愛重以慰惓惓謹啓不宣

復申太守

伏承專遣上幕遠致手書委以前守陳公衣冠墓記此吾民忠厚之舉賢府主不忘前政之心所當敬諾者也但陳公墓誌某巳執筆兹復見委不無重複欲固辭之而使者勤惓再致尊命某亦重違謹拜禮幣之辱衰病之餘幸少假時月當具稿請教使旋專此上覆伏惟亮之

東涂侍御夢卜

去歲承過訪至今感念近辱書來索養晦文字僕於尊翁固所欲為但寒廬近被火災焚毀蕩盡心緒鬱鬱不能執筆本欲辭謝因專使極求文之懇素書得持憲之體於我有光撥冗遣悶勉强成篇復因使者力請親書草草寫成小卷其冊葉亦託善書者書之俱附來使上納秦提舉蒙扶持之德甚大其亦知感相見之日當為下拜也被火之詳具在寄秦司徒書今附一通覽之能不為我增嘆乎北上想在來歲夏秋間諸凡不盡

簡馬天常

樹去庭空雲消天淨孤塔在東夕陽在西國政在坐斯時斯景可無東泉觀松共一眺乎

復劉郡推

某不德致災前月二十日夜中堂起火延燒前後堂寢俱盡是時某方就寢驚起披衣匍匐出走僅以身免雖勉强遣慰而舊物煨燼亦豈能忘情哉遠辱手書專使垂弔兼惠厚儀不勝感念賤體受驚之後於日前積疾

益加沈滞家廟祗告之時雖人扶亦不能拜止行揖禮而已此固常理無足道者且某平生以虚名為累幼而無父老而無子晩歳家居日夕兢惕猶乃罹兹災禍時方修省不暇而何敢聞名世達尊之稱乎況堯湯水旱引喻太過尤非所敢聞者然厚意之辱不敢不拜也敢因謝狀少布區區伏惟亮之亮之

復巡撫陳公

某不德致災出舍降服之餘伏承專使恵以華緘厚幣

下噫我私且蒙鈞牌行縣奬借過重禮數優崇縣長吏仰體盛德即時率僚屬躬至寒廬鄉里來觀莫不賛慶顧衰病餘生何以當此惟有銘刻而已茲因原差舍人回京敢布此少致謝忱伏惟亮之所示新編周易古文音義展卷莊誦仰見稽古精深識見超越序文之委豈不敏所敢承哉稍伺小構告成身體安息心慮静寧端居獨坐操鉛卒業少窺編輯微意或能執筆賛述一二請教左右亦非敢為序也即日賤軀遭變以來精神加

憒氣體益滯動必人扶如七八十者福分淺薄之人固其所也辱執事愛念之至敢附以聞草草具啓更惟照原是望其無任惶悚謹啓不宣

與劉介夫

兩知亭者爲先師文正公作也壁嵌公像其名取諸公寄惠山第二泉歌結語我歌泉和兩知音吁嗟乎誰哉更識泉齋心者公之知予猶予之知介夫也吾嘗語介夫介夫聞之久矣是亭也非介夫誰當記之

復許巡按

憲節駐敝邑謁廟後一日蒙遣管尹即寒舍存慰微聞執事有䘏災愛助之意感激在心未敢言謝未敢言辭乃至蘇數日始見批發本縣申文有發帑優䘏之舉是不容於不謝抑不容於不辭也執事埀念衰病曲及我私盛德至矣感生於心謝形於言固夫人之情也但箄劄有不能盡耳某以不德致災恐懼修省降服出舍勢有不得不然而禮亦有宜然者方將收拾燼餘勉建小

屋以為棲止豈敢勤天子之詔使明文發帑以為私家助哉若遂受而不辭適足以增吾不德以重天怒非衰老之人之分也某自憂病以來罹茲禍懆匍匐奔走僅以身免新驚切心舊疾加甚拜難自起動必人扶自分必不能再就班行為國効力顧以虛名謬致禮敬於人即有分福亦自消折執事按我江南為國持憲綱紀振肅韓子所謂令施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者執事有之某也病臥田里受賜多矣況管

尹公明廉威以禮法為治其於不肖時有儀問月有旅謁聞災之後制衣繼粟假力給用尤為勤至此皆賢使臣觀風之化使其得從容修葺以復舊規田租不足繼以文幣文幣不足繼以稱貸庶幾自附詩人伐檀之義餘年殘喘少延一日則一日之安也乃若帑物一錢片楮不敢領受伏望愛人以德體物以誠再賜指揮以止前令則千金之惠不足為厚矣某於執事雖未荆識然聲譽聞於縉紳風采傳之道途舉置覩諸建白貞心雅

操表裏周浹為日久矣比來得之尤切某雖不敏且老矣抑豈敢自外哉伏惟亮之昔者巡撫都憲四明朱公瑄安成彭公禮宜春張公鳳巡按侍御華州東子郊提學侍御安成張子鼇山皆嘗有餽某以義辭之皆蒙見允今者被災後數日客有以辭受為言者某嘗舉以告之客退錄其語并舊作辭餽志為一通以應他客之問兹敢以所錄語別幅呈上如賜覽觀亦足見某之所存矣

答吴郎中克學

甚不徳致災逺辱手書專使垂唁兼惠寒衣之材斯文之情世交之誼可謂兼至矣敢不拜謝且書中以先太淑人生在牀褥未易抱持没在柩殯則未易舁舉信矣哉不幸中之幸也他人慰解之詞多矣而未有親切如此者敢不再拜煨燼之餘筆硯荒落草草奉復外小詩附上請教亦以見事變之有數也亮之亮之

容春堂續集卷十八

明 邵寶 撰

祭文二十一首

祭文

祭甯庵宗伯吳公文

惟公雄才博學發為文章妙選登瀛吾黨有光經筵史局所歷惟共人亦有言公惟宗工我少聞公壯乃相識相知相資公玉我石公舅文靖我師謂公友吾孰曰私昵

亦有李文正吳文定我病東歸公南典禮我寄一詩侑以泉水公訃忽來病我能哭哭而未弔墓草先宿公視世事不滿恒多今方鼎革公亦謂何我持我泉公能飲否我意無涯我貳用缶

祭錢世恩文

烏乎伯川已矣人謂伯川没而不足者二實亦謂然然與人之言殊伯川以母老請終養歸乃身先母死死其瞑乎伯川懐抱利器雖嘗試用而未究厥施其為天下

之心曾何時忘謂伯川不足此固然者然當伯川上疏時究瑾方竊柄萬一忤意禍且叵測遑恤其他謂伯川不足金紫豈其心哉烏乎伯川已矣寶辱知已病不能弔且哭焉臨祖一奠以寫予衷凡伯川節行政學諸君子有文以發揚之寶亦僭與執筆為後世地者悉矣烏乎哀哉

祭從父西園翁文

於乎吾叔父真率之性直諒之心感慨之言貞介之行

儉素之德隱遯之節款洽之情豪邁之氣族人服之鄉人敬之郡縣政人信之竇不敏謹抆淚而誌諸幽傳諸衆矣伏念竇自幼孤長而學壯而仕四五十年之間操几杖侍尊俎訓誨諄諄嘗以范文正公相期微醉之後稠人廣坐抗聲大言曾無少慊竇未嘗不感而且媿也浙憲之行送於南浦執手臨風尤以遠大為望自是間闊湖湘越歷淮泗一觴之壽願未之遂既乃以致政之命方以得從邱園共享晚節為幸而訃音至矣於乎痛

哉訃之初至實在汶上之野止輿慟哭寓哀于詩人不忍聞寶亦不忍再歌也於乎痛哉家居以來朝夕緦帷追想形容泣對二子情何能極既親訓其孫勲期畢祖志又與二子修葺塋次勉襄襄事今發引之期近在數日感念疇昔不可復得矣割牲釃酒奠于柩前平生之言不能盡述叔父其鑒之於乎哀哉於乎痛哉

祭浦麗水文

於乎文玉三日之政足以占一生之操三月之病足以

慟一邑之心我懐斯人如玉如金九原長恨三嘆遺音於乎文玉節行欲追於古文章不屑於今勤卅年以為學艱難淹卹僅登一第衆方望其秉史筆戴法冠以為國華而例嗚乎單父之琴文玉之衷有天實臨曷其奈何遽爾幽沈烏乎哀哉理不可究數不可推天不可詰人不可期故假我者謂之大塊苦我者謂之小兒蓋自古如斯矣烏乎文玉畢濕非長沙賦何為乎鵬鳥憂憤非柳州碑何為兮羅池興言至此云胡不悲日月逾邁

君喪南來叶弔不盡誄誄不盡意申之此詞烏乎哀哉

百日奠告文

惟吾母棄不肖倏已逾時葬旣不能及古三月之期練亦不敢從今百日之例煢煢在次悲感曷勝謹率婦子告哀殯宫非曰殷奠惟靈鑒之謹告

立墓門告神文

惟墓有門出入是由觀設於明義通於幽一闔一闢實自今載往來不窮惟山靈攸賴謹告

立嗣後告太淑人文

寶不孝行年六十未有子納二側室亦久不育不得已而贅壻以篤親好然宗祧之主將焉歸之太淑人常以為憂屢有立後之命先是太淑人病未劇寶衷惟我邵氏著德望於郡邑者莫大於我曾祖存一府君今寶既無兄弟雖有從弟亦未有子再從弟寬有子在抱實存一府君之玄孫於昭穆為宜盍遵慈命立之乘間以請太淑人曰然乃不幸遽當大喪將乞銘於君子而孫行

無書慊恨甚大欲於明年二月内擇日抱來以乳母養於吾妻顧淑人之室名曰一元以為寶後以終太淑人之意以延容春以下七府君之世澤敢因朝奠以告伏惟鑒知

祈晴文代作

今年六七月之間縣境之内罹七八十歲父老所未見之大旱岡麓之地水所不及不能蒔且苗者不必論其瀕河頗近水者極力車戽僅得少蒔典衣鬻器自給口

食民之脂膏盡矣若秋霽收成亦恐不能輸租辦稅逋逃離散所不能免奈何八九月以來積雨連陰不肯開霽不惟禾頭生耳而禾稾浥爛在田者不能登場在場者不能脫穗萬口嗷嗷無米無薪溝壑之病盜賊之虞近在目前不待智者知其必然其以菲才承乏之初至德未足以感神政未足以齊民不知何修何為可以少回茲沴惟神左右天工（告南壇用此句）主我社稷（告西壇用此句）主我城隍（告城隍廟用此句）皆以好生為心其忍棄茲百萬生靈置之

死地以重地方之憂以勤朝廷東南之顧其等不職甘受罪罰民則何辜民亦固有不孝不友不忠不信作奸犯科以干神怒者其如良善樸厚者何惟神重念斯苦斡旋造化早賜開霽俾得趁時歛穫少餬困窮之口以救垂絶之命則神有大惠於民而其等亦藉以逭罪矣三日不霽則無禾矣況五日乎又況十日乎民命至急不啻倒懸其為民長敢以情告俯伏待命謹告

擬遷先考衣棺至新阡告文

維嘉靖二年歲次癸未十月丁酉朔越十日丙午孤哀子某葬我先母封太淑人過氏於繡嶺之原先七日庚子爰以棺衣迎我先考贈都御史府君之神於舊塋共幄於松風閣下伺期而合窆焉謹具常奠昭告尊靈烏乎自我先考早世我先母嫠居幽明悵絶者六十年而始得合奠於斯舊域不能祔也新阡不敢遷也某不肖誠無以為計者棺而衣衾迎神而合焉不肖何以為情哉體魄各安其所而魂氣相從於斯其自今乎謹告

闕

祖奠文

繼夭死母以嗣續為憂至廢飲食於是乎納妾以鄉里之良贅壻以世宦之俊立後以再從之嬰庶幾少慰母心而母巳矣今則誰歟告語哉人見推恩之詔皆勸請封兒以無勞不敢從也人見存問之旨皆勸請葬兒以無資弗敢從也母素知禮亦必以兒為然吉月令日爰啓壽藏爰製棺衣自舊塋告於先考迎而合焉以上附亡於禮之禮吾母之心萬一其少安乎烏乎母之柩昨

日在殯今日在堂明日在途且至於墓矣祖而蹦行遣而包餘母其有知乎其無知乎古之人有言曰喪事即遠而無退又曰父母而賓客之此時此情兒亦不自知其何如也烏乎哀哉

二廟祈晴文

維年月日哀子南京禮部尚書邵某謹遣門下士天台王宗元昭告于本縣城隍之神唐御史中丞張公之神某卜以冬十月丁酉朔舉先母太淑人柩至于繡嶺塋

次越十日丙午乃窆惟兹二日隂晴在天遠莫可知竊覸積雨淹延連月未巳尤深悚懼葬日在墓蒲宫猶可為也發引在途潦車蓑笠不可為也非神矜閔下衷斡旋化工以襄大事則日食且止不啻老聃之虞日昃乃葬難逃魯史之貶不孝之罪將益深重惟神其垂鑒焉是所望也而非所敢必也𢚩不勝俯伏祈懇之至謹告

祭王文恪公文

若古有志道德功言稱三不朽公皆有之既博且久公

之節行海内所宗維北有斗泰山在東雅頌公詩典謨公書經世大筆舍公誰與公在朝廷䫿疑之會正色危言於道無媿某蚤慕公晚辱公知廉正守道公哉我師遺言屬銘我則何敢悠悠百年心焉獨慼我病方箾公紼莫執南望吴天潸然灑泣

祭外舅秋竹顧翁文

維年月日長女壻具官卲某謹具柔毛剛鬛之奠率吾妻淑人及子一元等致祭於外舅秋竹處士顧翁之靈

曰翁年大耋又加之四壽則高矣有子有孫有女有壻各有甥孫育則蕃矣屬纊之際啟篋分金無不霑被惠則均矣壯而勤敏老而曠夷直言介行一錢尺帛不苟取予鄉人則稱有德矣我與吾妻左右內弟及其子相既卜新阡擇日禮葬翁於此亦可以無憾矣先期二日登堂告哀平生知我之明愛我之厚具見誌辭兹不再述萬古永訣在此一觴九原茫茫知乎不知嗚呼哀哉

三祠祝文代有司作

二賢祠

惟二公道望文名炳于有宋後先來遊為兹郡重洛指既南蜀轍不西吾山吾水歲月棲棲生焉斯睠没寧不然我生後者瞻仰是虔俎豆一堂匪今伊昔春秋薦是陳懐哉敢斁

名宦祠

維諸公有事兹土于昔于今蹟留史志功著人心維俎豆是脩祗薦春秋祀孰謂遠而公神如水

忠義祠

烏乎烈哉諸公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維忠維義日月與光新祠秩祀朝有憲章維茲仲春秋敢薦厥常

祭高憲副曾唯文

於乎曾唯君故吾友乃我謂師君豈不情我則愧斯士先器識吏上經術嗟我知君實此焉律君遊宦路二十餘年家無長物族有義田州郡河渠刑名錢穀嘉績用成在在可錄君譽藹鬱毀亦隨之讒言滔滔君操屹而

我病君憂我愈君喜一別逾時君胡不起哭君者女葬君者兄母妻臨穴何以為情墓我銘詩為知己作重以誄詞侑之清酌

祭表弟楊元平文

烏乎親莫親於兄弟之情悲莫悲於死生之際追而思之曠莫曠於少年之時約莫約於暮景之計視我惓惓尤多意氣我遊宦途將三十禩我餞我迎我酬我寄此吾所以在喪聞君之喪亟走長號慟哭流涕者也三年

再過君喪在堂歲月逾邁君將亡矣我病艱行不能執紼西望龍山我懷鬱拂凡君隱德碣有我辭一觴告訣吾甥將之九原茫茫庶乎其一知也烏乎哀哉

祭楊郎中文

烏乎哀哉東川已矣官之守莫大於廉廉而至於餓其體膚廉之過也臣之節莫大於忠忠而至於隕其軀命忠之至也東川於是乎皆有之烏乎廉之過可怪也抑可敬也忠之至可嘉也尤可愍也烏乎東川吾謂之何

哉蓋棺而事定矣歸土而心寧矣東川可以無憾矣吾何言哉吾言在銘矣烏乎哀哉

祭華世宏文

烏乎世宏已矣我於而翁同年以登如兄及弟故世宏於吾坐立周旋如姪視叔三十年間世講益篤天乎天乎何奪我世宏之速也世宏居鄉則宜於鄉族居家則宜於家人其最大者孝違亂命而得乎天性之友義從荒政而得乎天性之仁蓋吾嘗論世宏者如此亦已託

之銘詞勒諸貞珉矣遠日將臨一會莫遂追念雅情垂
我涕淚惟兹新阡與我世墓壤地相連春秋上塚其將
徘徊宿草招弔鶴於華表之顛也乎

代内奠莫母茹令人文

令人之先君子與我君子幼嘗同學恩義踰戚令先君
子不幸三十而卒我君子亦以是歲宦遊中州令人孀
居幾四十年其也時侍先太夫人就養北南比歸而令
人老矣貞静之風惠懿之德匪苟知之實心頌之乃以

二君子夙昔婦女交遊之戒未嘗過從棗脩之問亦罕
胥致兹聞壽終烏能無情哉會遭災變不能往弔瓣香
束楮觴斝豆脩遣其奠于几筵而我君子代為之辭惟
靈鑒之